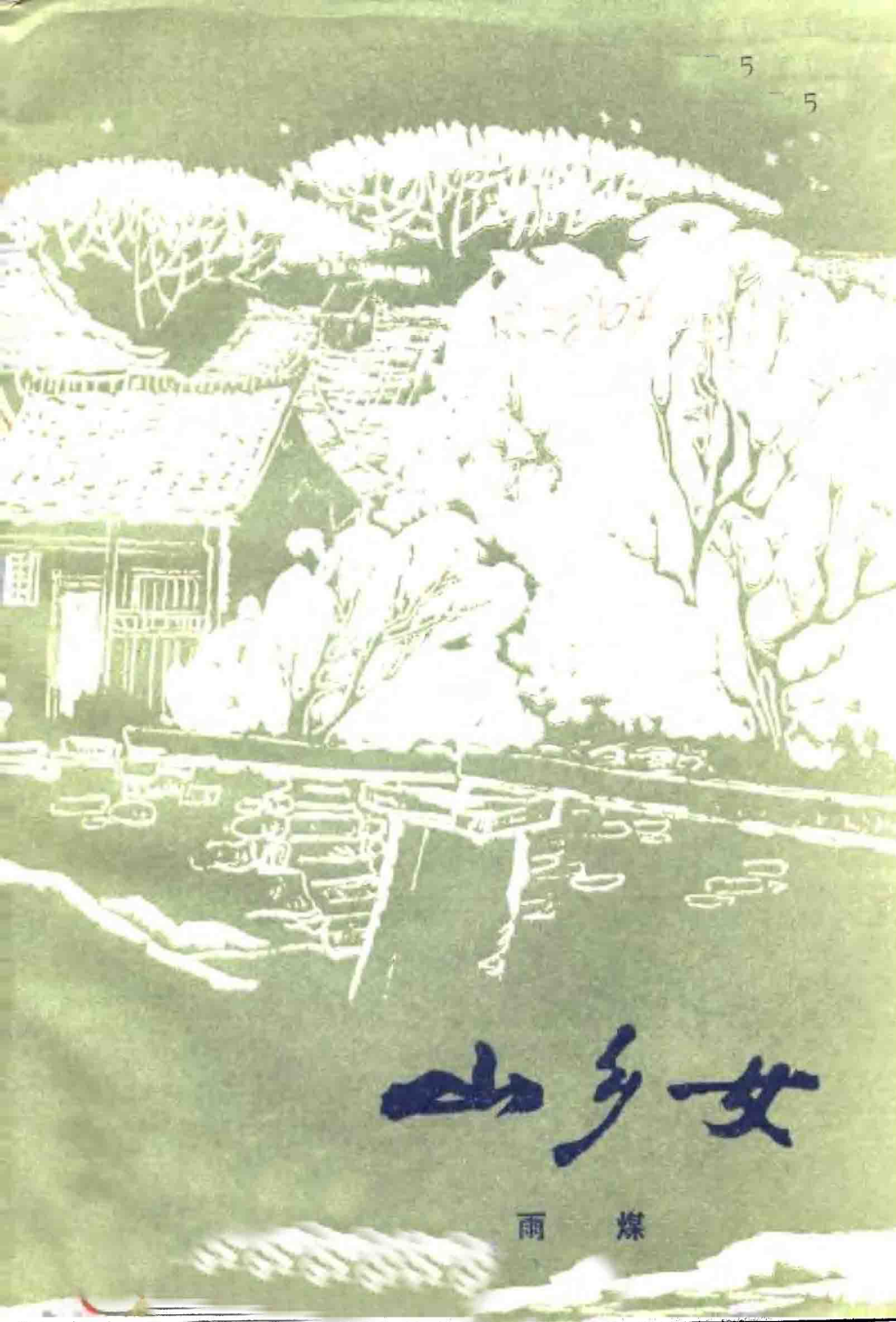




山乡女

雨 霖



山乡女

雨 煤

责任编辑：马 迅 莫贵阳

封面设计：石俊生

山 乡 女

雨 煤 著

贵州人民出版社 重庆出版社出版
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
达县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4.5 插页 4 字数 335 千
1985年9月 第一版 1985年9月 第一次印刷
印数：1—3,770

书号：10115·552

定价：1.86元

BK28 104

内 容 提 要

雨煤是一个比较勤奋的作家。

孜孜矻矻的耕耘，必将带来可喜的收获。《山乡女》是作者近几年来利用业余时间辛勤劳作的结晶。这里收入的四个中篇小说，从不同的社会面，描写青年男女主人公如何对待工作、生活、家庭和爱情，以摆正自己在复杂生活中的位置。小说紧紧围绕人物悲欢离合的命运，展开故事情节，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和现实意义。

目 录

乡 土 恋.....	1
夕 阳 红.....	145
月光, 淡淡的	271
山 乡 女.....	339
后 记	457

乡 土 恋

七点正，列车抵达H市。蜂拥的人流急急忙忙地朝狭长的出口处跑，一个个争先恐后挤出火车站。

刘小英最后一个出站。她不慌不忙地把车票交给检票员，又不慌不忙地提着东西走出站。她头一次来H市，对一切都很生疏，语言不通，环境陌生，也没有人和她作伴。然而，刘小英不象有些人那样焦虑、着急，她胸有成竹，显得非常沉着，如同久住H市的人，出了一趟远门今天回来了。

匆忙、忧虑对她来说是多余的，有人会来接她。一个熟悉H市所有街道的小伙子——她心上的人，恐怕早就在车站外等候了……

二十六岁的刘小英是M县广播站的播音员。全县所有的人都熟悉她那甜润、动听的声音。没

见面而听她声音的人，都会在脑子里想象出她一定是个和她的声音一样美的姑娘。刘小英长得比人们想象的还要俊俏：丰满而又不显胖，修长而又不显瘦；“滴溜溜”一双大眼睛，硕长的两条粗辫子，在M县是百里挑一的尖子，惹得一些小伙子人前人后向她献殷勤。

这回她出差到H市，可算是公私兼顾：一来替广播站买扩大机；二来和对象田生把关系晋升一级——确定婚期。这样，她就一心一意准备新嫁娘的东西，把喜事操办得既不奢侈，也不寒酸。同时，也免得一些人老是关心她的个人问题，无休止地旁敲侧击询问她有无对象之类的话，小伙子们自作多情的纠缠也就会停止了。

两天前，刘小英就给在H市工作的田生发了一封电报，告诉他今天到达，要他来车站接她。田生是市农业局的小车驾驶员，也是M县人。刘小英和田生最后确定关系是去年春节，那时田生回家探亲，两人默默无语地把爱情推向了高潮……一晃半年过去了，平常只在信里说些贴心话，这回见面了该多高兴！

H市不愧是大城市，人多得象潮水，汽车川流不息，如蚂蚁搬家一般。还有那些闪烁不停，变换着各种颜色和字迹的霓虹灯，真叫人眼花缭乱。大老远就听见街上喧闹的人声和汽车喇叭声，刘小英象置身在奔腾的海浪里，起伏不定的情绪使她不知看什么好，一切都那么新鲜、有趣。

顾不得细细打量每一样她都觉得好奇的大城市的风貌，两眼在车站前的人群中迅速寻找，渴望能一眼就认出那张熟悉而又亲切的脸。

熙熙攘攘接人的人流，随着这一趟列车的旅客迅速流走，逐渐稀疏起来。刘小英最后一个出站，眼巴巴望着那些接亲友的人

争相拎着行李包离去了。几分钟前，还象一股激流淌过的车站，突然间变得象干涸了一样。刘小英站在那儿，感到周围一下子空旷起来。有几个招徕旅馆生意和挑东西的脚力，跑到刘小英面前，向她询问去哪里，要不要住店，挑不挑东西……刘小英摇摇头，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，心里却掠过一丝忧虑的愁云，两眼酸楚地朝远处眺望……

车站又开始热闹起来，人群又象潮水一样流动，又一趟列车到站了。站在人群中的刘小英又在四处寻找，盼望这时候能看到田生的影子。但是，她失望了，田生没有来。

他为什么没来？看错车次了吗？日期错了吗？电报没写清楚吗？一连串的问号在刘小英的脑子里盘旋。

“不，没错”刘小英一边自言自语，一边看了看被撕角的车票。车票上针扎过的日期，标得清清楚楚：1980.5.20。

要么是他没收到电报；要么是他忘了。

“不，不会的。”刘小英十分肯定地在心里说：“他怎么会忘？记得去年他回家探亲，为了第二天到汽车站去接他，我几乎一夜没合眼，下午提前两个小时等在车站……”

刘小英又在车站等了两趟列车，仍没见到田生。她的心凉了半截，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。坐了两天的火车，热烈的情绪一下消失了，有的只是苦涩和懊丧。繁华的H市，这时在她眼里也变得那么凄凉。

刘小英惆怅地离开火车站，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在大街上。闪耀的霓虹灯不再引起她的兴趣，反倒象剑一样往心里钻。

“我自己找旅馆去！”她在心里赌着气。当下，她便问清了附近旅馆的路，找到公共汽车站，等着上车。一辆车过去了，又一辆车过去了，无数辆车从刘小英面前停下，接着又开走了。她没

有上车，不是上车人挤，而是一种幻想促使她踌躇不定，总也迈不开脚。

不知为什么，刘小英又悄悄离开公共汽车站。她走了很长一段路。在冷落的路上，她看见那些穿着时髦的男女青年，旁若无人地依偎在一起，情意绵绵地散步，不禁触景生情，又是妒嫉，又是气恼。她下决心要找到田生门上去，问个究竟……

刘小英向过路的人打听农业局的地址，她连问两个人，都说不知道。再问第三个人，那人干脆说H市哪有农业局！本来肚里就憋着火的刘小英，火更大了，暗自生气道：“哼，鬼H市！联系千百万人生计的农业局都不知道，这地方也太……无情了……”

这时，一个模样、衣着都入时的姑娘，走到刘小英身边。她刚听到农业局三个字，便好奇地盯着刘小英问：“你问农业局？”

“嗯。”刘小英望着这个身材苗条，头发自然蓬松的姑娘，有些不以为然。她穿一件紧身毛衣，裤子硕长而又宽大，上下线条突出，这身打扮使刘小英皱了皱眉头，嘴里没说，心里却嘀咕开了，“这就是喇叭裤吧！她这个样子会知道农业局？”

“是来出差的吗？”姑娘问。

“嗯。”刘小英又在鼻子里哼一声。

“到农业局找哪个部门？”

“找人。”

“找谁？”

刘小英没回答。她觉得这人有点怪，不想告诉她，也不愿和这个洋里洋气的人在路上多说话。你看，已经围上来好几个看热闹的人了。真讨厌，怎么这里也和县城一样，芝麻大的事都会围上一大帮人看稀奇。刘小英想赶快离开这地方。

“现在，你到农业局找不到人了。”姑娘对刘小英说：“都快八点

了，他们六点下班。找个地方住下吧，要去农业局还得换乘两趟车，远着哩……”

刘小英奇怪地望着这个时髦姑娘，心里有些纳闷：“她知道农业局？”

“明天去吧。早上八点以后，坐车人不挤。当心你的东西，这地方小偷技术高明，特别爱偷外地出差的人……”

刘小英觉得这个穿着刺眼的姑娘，对人倒挺热情，顿时对她的恶感消除了。

“那里的车队也没人了吗？”刘小英下意识地问一句，象是随便问问似的。

“车队？”姑娘很感兴趣地反问：“农业局车队你认识谁？”

“……”刘小英迟疑一下，有些害羞。但很快就镇定下来，说：“你熟悉农业局？”

“我爸爸在农业局。”姑娘坦率地说。

“噢，怪不得……”刘小英眼睛一亮，朝姑娘点点头，仿佛遇到了熟人。

“车队的人我都认识，你找谁呀？”

“我找田生。”

“田生！”姑娘惊喜地叫道。

“你认识他？！”

“认识，认识，他给我爸爸开车。”

“你爸爸？啊，你是李局长的女儿……”

“我叫李爱玲。走，先到我家去，一会儿我帮你找他。”她很热情地拉住刘小英，堆着笑脸：“你是他……”

“我是他同乡，叫刘小英，出差来买东西的。”刘小英红着脸，回避李爱玲的问话。

“到家打个电话，他一会就来了。”李爱玲一边说，一边帮她提东西。

刘小英非常高兴在路上巧遇李爱玲。局长的女儿，一点也没架子，待人这么热情，闷在刘小英心中的气恼这时已消了大半。她跟着李爱玲走到一幢二层楼的独门小院落。

“这是你家？”刘小英问。

“对。好还是坏？”李爱玲俏皮地反问。

“那还用说，洋房……”

李爱玲刚进家，保姆王姨便奇怪地问她：“这么快就回来了，衬衣买到了吗？”

“还没去哩！半路碰上了田生的同乡。”李爱玲对王姨说：“我爸回来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好久没去局里开会了，一开就这么晚……”王姨唠叨着。

“开会，开会，研究，研究，这就是现在有些干部的工作方式，不解决任何实际问题。”李爱玲笑着挖苦道：“一个农业局，七个局长，九个党组成员，平均年龄快六十了，也只能在会议上研究农业问题了。”

“你爸爸有病，身体不好……”

“是啊，半年没上班了，他也着急。要是我呀，早辞职了。”

“快别这么说，让你弟弟听见又要和你扳嘴劲！”王姨好心地打断她的话。

“他呀！哼，干部子弟的坏作风学到了家，自我麻醉……”李爱玲没再往下说，朝刘小英抱歉地笑笑：“怎么样，洗个澡吧，我替你放水。别不好意思，这儿有这个条件，享我爸爸的福……”

“看你这张嘴！”王姨嗔怪道：“你爸爸也够辛苦的，你妈去世

后，他一个人又干工作，又操家务。你看他身上的衬衣，破了也不晓得买一件……你今天替他把衬衣买回来吧，要不没换的了。”

“这么晚，百货店都关门了，明天买吧！”李爱玲拉着刘小英到洗澡间，“痛痛快快洗个澡，就在这儿吃晚饭，别着急，一会儿田生就来，他要送我爸爸的。你要是性急，我先打个电话告诉他，说你来了。”

“不急，不急……”刘小英掩饰道。

这时，王姨已把洗澡水准备好了。刘小英在李爱玲的指点下，走进小巧、别致的洗澡间，很不习惯地把身子泡在洁白的浴缸里，一半觉得舒适，一半觉得别扭……这城市，这家庭，对她来说就象这个充满水蒸气的洗澡间，笼罩着一层辨别不清的雾……

二

刘小英刚洗完澡，从楼上急匆匆跑下一个青年。他站在楼梯口大声忤气嚷：“王姨！王姨！芳芳呢？她到哪儿去了？”

“她妈妈接走了，今天不回来，星期一她送她到托儿所。”

“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，不要让她把芳芳带走，你……”

“可怜芳芳要跟她去，妈妈嘛……”王姨不满意地在一旁嘀咕：“你们两口子闹，芳芳总是你们两人的……”

“芳芳是李家的。”他无名火直冒，冲着王姨发气。说着就跑出门，想要把芳芳追回来。

“正刚，正刚，你别……”王姨喊也无用。

他就是李爱玲的弟弟李正刚。

“别管他，王姨，让他闹去，总有一天要碰得头破血流。”李爱玲十分反感弟弟的行为，每次从学校回家，临走总要装一肚子

气。她苦笑着对刘小英说：“你别介意，我们家就这样，田生最了解……”

刘小英尴尬地笑笑，站在那里说也不好，不说也不好，走也不好，不走也不好。人家家里闹矛盾，她后悔上这儿来。已经八点多了，田生还没有来，刘小英有些坐不住，虽然刚洗了个澡，身上却一点也不感到轻松。

“你坐呀，坐呀！”李爱玲很客气地招呼刘小英，不使她感到拘束，“真的，你别介意，他是我们家的‘独立大队’，跟爱人吵嘴，人家回娘家去了。哼，摆臭架子，拿离婚来威胁人家，以为这样一来，芳芳妈就服软了，人家张玉兰……就是芳芳妈，不吃他这一套，就是不回来。我赞成这种精神……现在有些男人夫权思想还很严重，换上我呀，哼……”

“别说了，爱玲。”王姨打断她的话，“这位姑娘大老远来这里，让她歇歇。”说着，她难过地到厨房去了。

李爱玲望着王姨的背影，同情地叹了口气。

王姨在李家前后帮了十六、七年，她在这里就象是这个家的老人。粉碎“四人帮”，李爱玲爸爸李坤重新回到农业局主持工作后，再三要求王姨到他家来料理家务。要不是看在老领导面子上（她老伴在农业局当收发），她不会再帮人。

“王姨最好了……”李爱玲告诉刘小英。

她和李正刚从小就在王姨身边，一家人都不把她当佣人看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李坤受审查，李爱玲妈妈华媛又自杀身死，王姨不顾一切地照顾她两姐弟。李正刚后来到农村插队落户，又和张玉兰有了孩子，结婚没多久，王姨就帮他们带芳芳。如今，李正刚已抽调回城，芳芳已四岁了，日子比以前不知好过多少倍，他却经常在家里吵吵闹闹，还动不动把气出在王姨身上。为这个，李

爱玲不知和李正刚顶过多少回。

但，王姨总是忍让，不让李爱玲和李正刚吵嘴。李爱玲也看在王姨份上，极力压住火，不和李正刚冲突。何苦呢，自己在农学院读书，一星期回家一次，眼看今年就要毕业了，还不知道将来分在哪里呢，犯不着同他作对。

只是她实在看不惯弟弟身上的那种干部子弟的优越感，似乎比旁人高出一头的傲气。他自以为是，目空一切，花钱不在乎，说话打哼哼，好象支撑他整个身子的不是脊梁骨，而是家庭和父亲。李爱玲鄙视李正刚的举止，吃排骨用刀叉，面包上抹黄油，有时出门打个花领带，抽烟带过滤嘴的才要……谈正事说不上两句，说起香港眉飞色舞，有几次竟带人到家里来跳“迪斯科”……王姨在李坤面前告了状，李正刚几天不理睬王姨。

去年，李正刚又不知从哪儿学来的现代文明，在脖子上吊个小十字架，还炫耀说是银子做的。李爱玲当着张玉兰的面出他洋相，故意吃惊地问：“哟，正刚什么时候信的教！去做礼拜吗？”

“去你的！我是无神论者，跟我爸爸一样，信奉马列。”李正刚一本正经地说。

“信马列？咯咯咯……”李爱玲捂着肚子，笑得直不起腰，“好一个背十字架的无神论者，你这样到了天堂也会被赶进地狱的，因为谁都不承认你，不要你！”

“你……”李正刚知道在嘲笑他。

“你去问爸爸吧，不是和他一样信马列吗？去吧，你去问问。”李爱玲故意朝楼上大声喊：“爸爸！快下来看呀！马列主义的耶稣，我们家的救世主……”

李正刚当时就被李坤狠狠地骂了一通。他爱人张玉兰抿嘴暗笑，在一旁佯装吃亏的样子，揭他的短：“是哩，他花了十几块钱

从一个广东人那儿买来的。那人说是银子的，还用吸铁石试给他看，结果上了洋当，是铝制品，不信你们看……”说着，她有意把挂在李正刚脖子上的十字架抽出来，给李坤看。

李正刚一气之下把十字架扯断，恼恨地砸在地下，羞怒地回到自己的房里。

李爱玲和张玉兰忍不住捂嘴直笑。李爱玲把扯断的十字架拾起来，套在芳芳的脖子上，戏谑地说：“来，姑姑给你戴项链，是银子做的，好看哩，你爸爸最喜欢。”

打那以后，每次李爱玲从学校回来，李正刚总要跟她针尖对麦芒地扳嘴劲。一会儿争论发扬民主与差额选举，一会儿又辩论官僚主义和干部老化，还有什么调资、涨价，电视节目枯燥，自由市场活跃……真是包罗万象，天南海北，无所不谈。

争论的内容不同，焦点往往很集中。李正刚的观点是走国外的路子，不管日本型，东欧型，还是西欧型，只要生活提高了，什么资本主义不资本主义的，不管它。

李爱玲笑他不懂历史和国情，资本主义不可能使中国人民生活提高。日本型也好，南斯拉夫型也好，甚至西德型也好，都有它们本国的具体实际，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是和别国的情况完全相似的。历史和国情决定了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。别国的先进东西可以引进，也可以学，但要走自己的路。

“什么样的路？”李正刚问李爱玲。

李爱玲不回答，反问他：“你不知道？”

“是不是又是那个‘大寨之路’？”李正刚冷笑笑，对李爱玲的话不屑一顾。

“咯咯咯……”李爱玲又笑了，指着李正刚的鼻子，说：“你去问爸爸，中国现在走的什么路……”

“算了，算了。”李正刚吃过上次十字架的亏，不让她喊李坤，说：“谁不知道他是老正统？你看他玻璃板底下压的像片，马恩列斯毛，整整齐齐。”

“你不是信马列吗，怎么……”

“去去去，少来，少来。”李正刚不愿再和李爱玲争论越轨的问题。他知道让李坤晓得了又会挨批。同时，李爱玲是大学生，自己是高中牌子初中水平，在电影机械厂当铸工，自觉矮人一头。

可是最近，李正刚算报复了一下李爱玲，把上次因十字架出丑的气全消了。他当着全家人的面，把李爱玲捉弄得狼狈不堪。他收到一封从农学院寄给李爱玲的信，把它打开了——哈哈！一封恋爱信。

李正刚如获至宝。他来个偷梁换柱，把原信抽出，装进另一个信封里，写上李坤的名字，重新封好，吃饭的时候，李正刚装作刚收到信的样子，把它往李坤面前一放。

“哪里来的？”李坤问。

“不知道，上面只写‘内详’。”

李坤拆开信，说：“上楼把眼镜拿来，这字密密麻麻的……”

“吃了饭再看吧，菜都凉了。”王姨在一旁插嘴道。

“念给你听吧。”李正刚从李坤手里接过信，迫不及待地念道：“亲爱的（他把玲字省掉），从图书馆出来已经深夜了，刚翻译完一篇关于果树嫁接的新论文，很兴奋。校园里静悄悄，我走在苹果树旁的小路上，想起昨天晚上和你在一起的情景，心呀怦怦地跳！亲爱的（他又把玲字省掉），我俩的心已紧紧地印在一起了，我俩的事应该公开，应该告诉家里，我们的爱是……”

“怎么回事？”李坤冒火地打断他，说：“是谁写的信！”

“不知道，光写着‘爱你的人’几个字，还有‘吻你’哩……”

李爱玲跑过去一把从李正刚手里夺过信，狠狠地在 他背上捶了一拳，骂了声“缺德”，满脸绯红地躲进房里去了。

当大家弄清是怎么回事后，嘻笑间李坤严肃地把李正刚批评了一顿。但李正刚一点也不在乎，心里乐滋滋的。这一次他总算占了上风，回敬给李爱玲一个大洋相……

“你们两姐弟呀……”王姨又好气又好笑，无可奈何地叹口气，摇摇头……

李爱玲见刘小英愣愣地坐着，不说话，非常理解她的心情。她打破沉默，说：“现在有些干部子弟，给人印象就是不好。象我弟弟这样，背后不知道有多少人骂哩，你说是吗？”

刘小英淡淡一笑，很难回答。

“你在县里作什么工作？”李爱玲问。

“广播员。”

“你爸爸呢？”

“县委书记。”

“啊，明白了，明白了……”

明白什么了？刘小英脸红了。李爱玲也不再说什么，两人沉默得使人难受。

这时，李坤突然走进来。

“爸爸！”李爱玲走上前，忙问：“田生呢，怎么没听见他按喇叭？”

“我没坐车，走路回来的。”

“哦！”

“这个田生，他一直等到我们会散。后来，才知道他今天要去接人。”李坤边说边脱掉外套，露出了衬衣领子下面的破洞，“我